

113

聖海玉弓緣

· 下 ·



雲海玉弓緣

·下·

·香港·
梁羽生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福州

云海玉弓缘

下集

梁羽生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扬中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6印张 353千字

1984年12月第1版

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7173-694 定价：2.60元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州·五四路一

目次

- 第二十七回 青鸟未传云外讯
玉钗难绾再生缘499
- 第二十八回 冰官一觉真成幻
梦境迷离是耶非518
- 第二十九回 隐迹埋踪随旧友
传音入密戏高僧536
- 第三十回 飞花挫敌疑奇迹
摘叶回枝显异能555
- 第三十一回 飞弹闭穴惊妖孽
隔物传功败掌门576
- 第三十二回 毒手扬威搜劲敌
冰弹玉剑斗魔头596
- 第三十三回 弱女陈情图弭祸
神魔恃势强凌人612
- 第三十四回 花明柳暗孤雏现
石破天惊怪客来633
- 第三十五回 为谁幽怨为谁苦
各自相思各自伤651

- 第三十六回 惆怅深情如梦杳 672
暗伤心事付东流
- 第三十七回 暗系赤绳为月老 690
徒教残泪湿红妆
- 第三十八回 柔肠寸寸情难断 707
剑气森森祸未消
- 第三十九回 暗室除奸惊辣手 728
冒名求录显神功
- 第四十回 庆功宴上灾星至 750
比武场中敌胆寒
- 第四十一回 一剑诛仇寒贼胆 767
双魔火并慑群雄
- 第四十二回 神功力斗修罗掌 788
妙药难消往日嫌
- 第四十三回 解困扶危闻噩耗 806
伤情怀旧上襄阳
- 第四十四回 渺渺芳踪何觅处 826
重重疑案费思量
- 第四十五回 玉女深情怀旧友 844
金牌有命护同门
- 第四十六回 诀别魔头留秘籍 864
重来浪子负芳心

- 第四十七回 专使驰书少林寺886
 正邪大会千嶂坪
- 第四十八回 唐晓澜巧使天山剑904
 孟神通大展阴煞功
- 第四十九回 千重剑气消魔焰921
 一片柔情断侠肠
- 第五十回 贺礼送来成祸害940
 灵丹难觅费思量
- 第五十一回 红烛未残妖女至961
 冰峰较技掌门危
- 第五十二回 佳偶竟然成冤偶987
 多情却似反无情

第二十七回 青鸟未传云外讯 玉钗难绾再生缘

厉盼归取出了那本武功秘籍，踏进一步，便要交给孟神通，孟神通喝道：“止步，把书摊开，放在杖上。”他一手按着那老婆婆的背心，一手夺过了灭法和尚那根禅杖，将禅杖伸到了厉盼归的面前，原来他怕厉盼归的武功厉害，不敢让他近身。其实厉盼归天性纯朴，他一心救母，根本就未曾动过这个主意。

厉盼归悲愤之极，将书摊开了，叫道：“书你拿去，快放我的母亲。”就在这霎那间，孟神通得意的笑声刚刚发出，忽听得一声惨呼，那老婆婆一口鲜血喷出，向前冲出几步，突然间便象一根木头般的倒下来了！原来她为了免得儿子受孟神通的威胁，早已决心一死，来保全这本武功秘籍，就在孟神通和她儿子说话的时候，她强自运功，施展邪派的“天魔解体玄功”，自己震断了全身经脉。孟神通全副心神放在那本武功秘籍上，并未察觉她暗中运功，陡然间被她挣出了掌握，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！

“天魔解体玄功”是邪派中一种与敌偕亡的功夫，那是碰到了敌人比自己高强得多，或者被敌人点了穴道，无法解开的时候，拼着一死，才施用的。玄功一运，自己的全身经脉，固然全部震断，而敌人受这临死的一击，也是无法幸

免。可惜厉盼归的母亲功力未纯，孟神通受她的阴力一震，立即将她推开，未至当场身死，可是也因此受了内伤，日后始行发作。也幸而有此一击，令他受了内伤，要不然他夺了武功秘籍之后，天下就无人能够再制他了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那老婆婆突然吐血而亡，敌对双方都是大吃一惊，孟神通呆了一呆，首先清醒过来，禅杖一挑，将那本武功秘籍挑起，厉盼归大吼一声，和身扑上。孟神通的禅杖脱手掷出，向金世遗的咽喉插去，一手抓到了那本武功秘籍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但听得呼的一声，厉盼归一掌向他的天灵盖击下，左掌挥了一个圆弧，也穿入了孟神通的臂弯之中，勾着了他的手腕。

孟神通使出了浑身本领，双掌相交，声如闷雷，一经接触，五脏六腑都给震得好似要翻转过来，但虽然如此，他也发觉了厉盼归的功力似是不及从前，孟神通无暇思索，左臂也用力一挣，“格嘞”两声，双方的腕骨都已折断，那本武功秘籍也给撕成了两半！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震得石室里嗡嗡作响，原来是金世遗一剑将孟神通掷来的禅杖削为两段，立即抢上前去，挺剑向孟神通疾刺。

孟神通大喝一声，使出了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，掌心一翻，寒飙陡起，金世遗被他阻了一阻，就在这电光石火的霎那之间，忽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厉盼归的身躯晃了两晃，突然倒下地来，同时灭法和尚好象发狂一般，双臂箕张，向金世遗猛扑！

原来孟神通发觉厉盼归的功力好似大不如前，他拼了全力，出乎意料的竟然震倒了厉盼归，他立即心生毒计，在灭

法和尚尾闾的“精促穴”一戳，将他一推，叫灭法和尚替他抵挡金世遗的宝剑，而他自己则从角落的暗门逃出去了！

孟神通那一戳乃是邪派中的“催精迷神”手法，灭法和尚那根禅杖被金世遗的宝剑削断，正自震惊，做梦也想不到孟神通会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将他牺牲，他被孟神通在“精促穴”上一戳，登时血脉偾张，神智迷糊，恶狠狠的向金世遗扑来。

金世遗喝道：“你要送死吗？”灭法和尚双臂一抱，金世遗一剑刺穿了他的肩头，但他的上半身也被灭法和尚双臂匝住，竟然动弹不得。原来这“催精迷神”的手法，会令人在神智迷乱之后，将全身的潜力都发挥出来，最少也比寻常增强了一倍，金世遗和灭法和尚的功力本来是在伯仲之间，灭法和尚的功力突然增强了一倍，金世遗当然要受他所制了。

厉胜男见状大惊，急忙叫道：“快把剑给我。”金世遗手指一松，宝剑咣啷一声，跌落地上，厉胜男连忙拾起，挥了两挥，将灭法和尚的两条手臂全都斩断，灭法和尚发出裂入心魄的一声惨叫，倒地身亡，血水喷得金世遗浑身通红！

金世遗定了定神，这才发觉孟神通已经逃出石室，厉盼归躺在地上，双目火红，脸如白纸，亦已奄奄一息，这个时候他当然顾不得再去追孟神通，急忙俯身察看厉盼归的伤势，厉盼归嘶声叫道：“不要顾我，你们赶快去追杀孟老贼，再迟就来不及啦！”

厉胜男要发动地道的机关，却发现了机关的中枢早已给孟神通破坏，那是无法再阻止他逃走了。厉胜男暗暗叹了口气，走到她叔叔的身旁，只听得厉盼归怒叫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”

厉胜男道：“叔叔，待你养好了伤，还怕孟老贼逃得上天么？”厉盼归喘了口气，恨恨说道：“我好不了啦！那孟老贼吃我击中一掌，料他亦是受伤不浅，世遗，你趁他伤还未愈的时候，可以打得赢他，若不早早将他除去，待到他练成了武功秘籍的本领，天下无人能够制他！厉家的血海深仇，也休想报了，去呀，快去呀！你们要我死不瞑目么？”

金世遗道：“叔叔，你放心，我们就去。”他心中还存着万一的希望，一面劝慰厉盼归，口中说去，却弯腰将厉盼归抱了起来，正要检视他伤在何处，忽觉厉盼归的身子已是僵硬如铁，“卜”的一声，那半部“武功秘籍”从他的手中跌了下来，厉胜男一探他的鼻端，厉盼归的气息早已绝了！可怜他的名字叫做“盼归”，盼到了亲人，却回不了老家！

厉胜男嚎啕大哭，金世遗和厉盼归母子所处的时日虽是无多，但感到他们天性纯朴，撇开厉胜男的关系不谈，也是个很难得的朋友，这时见他们母子双亡，心中亦是好生难过。

厉胜男哭得眼中流血，迄是不肯停止，金世遗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最要紧的还是替死者报仇。你叔叔的遗言，说得有理，孟老贼在这岛上，若不将他除去，死者固不能瞑目，生者亦难以安心。”厉胜男听了他这一番话，这才收了眼泪，但仍然哽咽着说道：“如今我真是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，今后我就只有倚仗你啦！”金世遗低下了头，不敢接触她泪光莹然的眼睛，他为厉胜男而感到辛酸，同时又感到心头上的负担更重了。

金世遗眼光一瞥，看到了地上那半部武功秘籍，说道：“胜男，这是你们厉家的宝物，虽然只有半部，也许还有用处，你把它收好吧。”厉胜男哀声说道：“要不是这部武

功秘籍，我叔叔也不至于死在孟老贼之手！”金世遗一想，厉盼归的武功本来是远胜于孟神通，若不是他为了取这本武功秘籍，就不至中了乔北溟所遗下的剧毒；若不是他中了剧毒，孟神通又焉能杀得了他？再想到厉家世代代被这本武功秘籍所累，弄到如今只剩下了厉胜男一人，如此看来，这武功秘籍真是不祥之物！

金世遗是个容易激动的人，想到此处，几乎就要去把那武功秘籍撕个稀烂，但当他拾起来时，转念一想，便压下了自己冲动的情绪，仍然把那半部武功秘籍交到了厉胜男手上。

金世遗道：“你叔叔为了这部武功秘籍而亡，但你要为他报仇，只怕将来还得依靠这部武功秘籍。刀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，只看你怎样来用它。你还是把它先收好了吧。但愿咱们等下便找得到孟神通，能够不用这部武功秘籍更好。”

当下，两人顾不得掩埋尸体，便先去搜查孟神通的下落，出了地道不远，便没了孟神通的足印，这海岛方圆百余里，一眼望去，都是茂林丛草，怎知孟神通躲在何方？厉胜男道：“前两次叔叔带了金毛猿去找他，连金毛猿也嗅不到他的气息，只怕咱们还要和他在这海岛上同处一些时日了。”金世遗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咱们先到海边去看，看看咱们那只船是否还搁在那儿？”厉胜男道：“对，咱们守着那只船，或者干脆将它再多破坏些，便不怕孟神通逃走了。”

两人奔到海边，不由得叫声“苦也！”原来他们想得到的，孟神通也早已想到了，只见海中有一只木排，木排上有一个人，隐约还可以认得是孟神通，至于那只大船，却已是无影无踪了。

那只大船本来是给灭法和尚戳破了几个大洞，船桅也已

折断，不能出海的了，哪知孟神通为了逃命要紧，人急计生，索性将船的上盖全都毁坏，抛入海中，拣那完整无损的船板，缚成了一个大木排，这时早已划到大海中，离开岸边数里了。

金世遗大叫道：“孟神通，你找死么？你这只木排，一个浪头就可以送你去见海龙王！”孟神通的大笑之声远远的从海面飘来，只听他说道：“多谢你的好心，但我宁可去见海龙王，若是海龙王不要我，哈哈，我侥幸回到中原，我就是天下无敌啦！”

原来孟神通做梦也想不到厉盼归会丧在他的掌下，他自忖受伤之后，连金世遗也未必抵敌得过，若给厉盼归养好了伤，那就迟早都要送命，他还焉敢在这岛上多留片刻？乘木排出海，虽是危险到极，但总胜于在这岛上束手待毙，因此他才毫不迟疑的拿生命去搏他一搏。其实孟神通这一走。对金、厉二人，也是免了一重危险。要是他知道厉盼归已死，他只要找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，金世遗在几天之内未必找得到他，他的功力深厚，静养几天，最少便可恢复七八成，那时谁死谁生，便难预料了。

海风呼啸，风声中混杂着孟神通得意的笑声，渐远渐寂，不多一会，海面上只剩下一个黑点，孟神通和他的木排已经看不见了。

厉胜男低声说道：“嗯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这荒岛上如今只剩下你和我两个人啦！”眼光中充满着寂寞与凄凉，有气无神的望着金世遗，似乎要从金世遗这儿得到一丝安慰。

在金世遗的一生中不知曾经过多少大风大浪，但这一次，他的内心也感到颤栗了，孟神通已把他们的船只毁去，

要想重回故土，那几乎是绝望的了。除非是学孟神通的办法，也造一只木排，但是自己可以拿性命冒险，却不能令厉胜男也跟着自己冒险啊！

金世遗再一次的避开了厉胜男的眼光，说道：“天快黑啦，回去吧。”厉胜男默默无言的跟着他走，斜阳在海滩上画出两道长长的人影，时而分开，时而合一，金世遗望着自己的影子，望着厉胜男影子，心中一片茫然。

难道这一生就要和厉胜男老死在这荒岛上？重复着厉盼归同样的命运？难道今生今世，就永远不能再见谷之华，还有那对自己念念不忘的李沁梅？想到此处，金世遗不禁黯然神伤，怆然泪下。忽听得厉胜男幽幽说道：“这林子里好冷，好冷！嗯，世遗哥，都是我连累了你！”

金世遗好象在一个恶梦之中被人唤醒过来，咽下眼泪，低声说道：“上天既要把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，咱们就只好在这荒岛中活下去，哪说得上是谁累了谁呢？”两人不知不觉的握紧了手，厉胜男脸色豁然开朗，说道：“我真不知应该怎样谢你才好，世遗，你真的是这样想么？”

金世遗道：“我答应过你的话从来不会更改，你忘记了咱们已经结拜兄妹么？为什么还要一再的和我说这些客气的话儿？”厉胜男面上一红，又低下了头默默无言了。

夕阳落入海中，树林里又黑又冷，两人的影子都给黑暗吞没了，但金世遗心头的阴影却永远无法摆开，人生的变化是如此离奇莫测，他想躲避的人却偏偏被命运缚在一起，他想见面的人，却偏偏被大海隔开，谁又知道今后还会有什么离奇的变化？

是的，事情的确是难以预测的，比如说，金世遗就怎样也料想不到，此时此际，李沁梅正在为他招魂，为他流尽了

伤心的眼泪，而中原的武林，也早已传遍了他的死讯了！

原来那一日在崂山脚下，李沁梅目睹金世遗所乘的船只海天云影之中消失之后，悲伤之极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出海去追寻金世遗，她的母亲冯琳拗她不过，当然她不能让女儿单独出海，只好用重金雇了一只海船，和她同去。

冯琳少时，曾被萨氏双魔所掳，在猫鹰岛住过一段时间，猫鹰岛和蛇岛相邻，她也曾到过一次蛇岛（事详《江湖三女侠》），虽然隔了多年，却还记得方向。她估量金世遗出海，总不会毫无目的，他是在蛇岛长大的，最大的可能，就是先回到蛇岛。于是冯琳吩咐水手，按照她所指示的航线，驶向蛇岛。

船行十多天，距离蛇岛还很远，一日，忽然听得远处传来的闷雷的声音，轰轰不绝，声音的来处，正是蛇岛那个方向，她还不知道是蛇岛的火山爆发，但风涛险恶之极，水手们为了保全性命，只好离开这个航线，又过了十多天，待到风浪平静，然后再绕回去，这样的耽搁了许多时日，等到她们的海船抵达蛇岛之时，已经是火山爆发之后一个多月了。

蛇岛的景象令她们大大吃惊，岛上的树木都没有了，往昔触目可见的蛇群也没有了，到处都是死一般的沉寂，简直是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毁灭了，冷结后的岩浆形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地壳，好象是在一个神话的世界之中。

而更令她们吃惊的是在海滩上发现一条鲨鱼的尸体，尸体已经腐烂，在鲨鱼腹内找到了金世遗那根铁拐！后来又在乱石丛中找到金世遗的一些遗物，那是侥幸没有给岩浆熔化的，其中就有一根李沁梅的玉钗。这根玉钗正是李沁梅以前被孟神通囚禁之时，交给谢云真拿去作为凭信，向天山派同门求救，后来却落在金世遗的手中的。这里面曲折的经过，

李沁梅直到现在还没知道。

尽管她不知道其中经过，但找到了金世遗的铁拐，又找到了金世遗的遗物，她怎还敢想象金世遗还在人间？她拈起玉钗，当场就晕了过去，待到醒来，已经是在回航的船上，幸好有母亲守护着她，给她百般慰解，她才有活下去的勇气。

冯琳带女儿回转天山，春去春来，花开花落，一年、两年，现在第三年又过去了，时间是最好的医生，李沁梅心上的创伤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减轻了，但是她仍然会时不时的拈起那根玉钗，在无人处悄悄落泪。

这一天李沁梅独自躲在房中，又将那根玉钗找了出来，对着玉钗想起了伤心的往事。她想起了和金世遗相处的那一段欢乐的日子，大家都是不懂事的大孩子，金世遗非常欢喜捉弄别人，但对她却总是百般呵护，她有时很欣赏金世遗的淘气，有时又和他吵架，这一切欢乐的回忆，现在都已变成了伤心的往事了。她又想起了蛇岛上的悲惨景象，真象一个恶梦，她本来是不忍心再想的，但这个恶梦却时时侵扰着她，一闭上眼睛，就似看到一条凶恶的鲨鱼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将金世遗吞了下去。

三年来她也陆续听到关于金世遗“生前”的一些事情，有人说他是和厉胜男一同出海的，她母亲则告诉她，最后一次和金世遗见面，他是和谷之华在一处的。但厉胜男和谷之华的消息却丝毫也没有得着，好象这两个人随着金世遗之死，也突然失踪了。三年来她也听到了不少关于金世遗的议论，金世遗丧身蛇岛的消息，从天山弟子的口中传播开去，震动了整个武林，有些人大为快意，有些人则大为惋惜，尤其是唐晓澜他看过毒龙尊者的日记，猜想得到金世遗是为了消弭蛇岛地下的火山灾祸而去的，因此他在安慰李沁梅的时候曾

说过这样的话：尽管金世遗不拘小节，得罪了許多人，甚至被人称为“毒手疯丐”，但他这一死，却表现了他的极其伟大的胸襟。

李沁梅想到了她姨丈对金世遗身后的评论，伤心之中，也感到了些些快慰，金世遗虽然死了，但也因此而对他有更多的了解，更多的怀念了。

李沁梅正自沉浸在回忆之中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有人在她的房门轻轻敲了两敲，李沁梅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进来吧！”抬头一看，只见进门而入的正是她的师兄钟展。

这三年来钟展没有离开过她半步，但却从来没有向她再提过婚事。这是冯瑛的主意，钟展是唐晓澜唯一的弟子，金世遗既死，唐晓澜和冯瑛都希望李沁梅能嫁给钟展，但冯瑛理解李沁梅的心情，也知道她的脾气，在她悲伤未过的时候，若替钟展提亲，只怕会惹起她的反感，因此不如让它自然发展。沁梅是个胸无芥蒂的人，果然经过了三年的朝夕相处，对钟展虽还未谈得上一个“爱”字，但已是和他亲如兄妹了。

钟展走进房间，见李沁梅的掌中露出一截玉钗，眼角的泪痕还隐约可见，心中不由得微有酸意，想道：“金世遗已死了三年，她还是忘不了他。”他佯作不知，微笑问道：

“山峰上新开了几朵雪莲，师妹，你怎么老是闷在屋子里头，也不出去玩玩？”李沁梅道：“不知怎的，我总是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。”钟展道：“我给你说一件新鲜的事情解解闷儿可好？”李沁梅道：“什么新鲜的事情？”钟展道：

“我师父那儿来了三位客人，你可知道？”李沁梅道：“不知道呀，是哪三位？”

钟展道：“一位是峨眉派的谢云真，不过他现在是代表丐帮来的；一位是岷山派的程浩；还有一位是青城派的萧青

峰。”李沁梅诧异道：“他们三位联袂而来，想必是武林中又发生什么大事了？”

钟展道：“可不是吗？咱们这里好象世外桃源，江湖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啦！”李沁梅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事情？”钟展道：“丐帮的四大香主被害；丐帮帮主翼仲牟和青城派的掌门韩隐樵受了重伤；氓山派的赵英华和赵英民两兄弟也给人家捉去了！氓山派的掌门曹锦儿被人限她在明年独臂神尼的忌辰自尽，而且指定要她招集同门，在氓山独臂神尼的墓前自尽，否则要把氓山派杀个干干净净！”

李沁梅不禁大为骇异，叫起来道：“有这样的事情！是什么人，居然这样大胆！”钟展道：“丐帮在八月初三举行开坛庆典的时候，有一个蒙面人穿了丧服进来吊丧，丐帮一年一度的开坛是个隆重的庆典，这个人一进门就哭丧，可不是成心捣蛋来吗？四大香主登时围着他喝问，这蒙面人说道：“我为什么吊丧，等下你们的帮主和所有的丐帮弟子都会知道，只有你们四人来不及知道了。”说了这几句古怪的话儿，立即动手，闪电般的把四大香主全都击毙！”

李沁梅叫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丐帮的四大香主武功各有专长，在江湖上都算得是一流人物，怎会一下子就给人全都击毙！”钟展道：“是呀，讲起来令人不能置信，可是奇怪的还在后头呢！青城派的掌门韩隐樵是丐帮帮主翼仲牟的好友，这时恰巧也在，他们两人一齐上去和那蒙面人动手，不到一支香的时刻，也都受了重伤，韩隐樵而且被打成残废，听说现在还不能动弹！”

李沁梅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要知青城派掌门韩隐樵乃是和她姨父唐晓澜同一辈的人物，内外兼修，武功已达炉火纯青之境，尤以天罗步、天罡掌、天遁剑三种绝技冠武林，以